

清 穹庐月夜图纨扇扇面。



《穹庐月夜图》扇面  
简洁叙事，情态生动

《清·穹庐月夜图》纨扇扇面为昭君出塞题材。画面故事性鲜明，居中绘两个官人。一人身穿大氅，头戴官帽配以顶戴花翎，腰间佩戴鱼袋，脚着黑靴，手执烟杆子，背身而立。官帽是清代的样式，顶戴花翎彰显了其是位高权重的官员。另一位相向对立，衣着相似，手似指向远方。

鱼袋，乃是装“鱼符”的袋子，到清代，“鱼符”演变成了“腰牌”，是中央行政长官的身份象征。“顶戴花翎”是清代官服礼制，“顶戴”是官帽顶上的宝石，一品为红宝石，二品为珊瑚，三品为蓝宝石，四品用青金石，五品用水晶，六品用砗磲，七品为素金，八品用阴纹镂花金，九品为阳纹镂花金。图中官员的顶戴为蓝色，或是官三品配蓝宝石顶戴，或是官四品配青金石顶戴的官员。同时，图中可见作为武将首领象征的“一眼花翎”。

行帐内，一衣着华丽的仕女头戴毛皮套，脖子上围着毛领，手里捂着手炉。这毛皮套是现在的称呼。因毛茸茸像卧在额上的小兔子，古时这帽子被戏称为“昭君卧兔”，后演变又称为“昭君套”，为古代仕女冬季帽式的一种。手炉也是一种古代的抗寒用具，外面罩着毛皮，里面多数是个铜炉子，燃着炭。隔着熏炉，一童仆侍立，头戴雪帽，脑袋顶着两个双髻，应是“总角”之年（9岁~14岁）。雪帽也是古代冬季帽式之一，类似文士的幅巾，可遮住脖子保暖。熏炉类似火炉，但顶上罩着罩子，有铜的，有瓷的。这幅图于方寸之间，将一个充满故事性细节的画面表现出来。这样的表现形式，跟明以后木版印刷的小说传奇画本流行有着密切的关系，并有着一样简洁的叙事性表达模式。

此图人物画法精湛，人物开脸用色层层渲染，五官描绘细腻，情态生动。构图丰富，细节翔实，造型精准，用笔细腻，应为画者用心之作。穹庐月夜，出自元曲《汉宫秋》的一段诗文：“毡帐秋风迷宿草，穹庐夜月听悲笳”，是表达“昭君怨”的题材。“昭君怨”为古代诗文中一个典型的主题，常用于表达闺怨、怀才不遇等诗情。此图以“穹庐月夜”为画题，以王昭君远赴边塞和亲的场景入画，穹庐之下，表达雪月怀人？还是叹以怀古之思表达“士不遇”的无奈？已不可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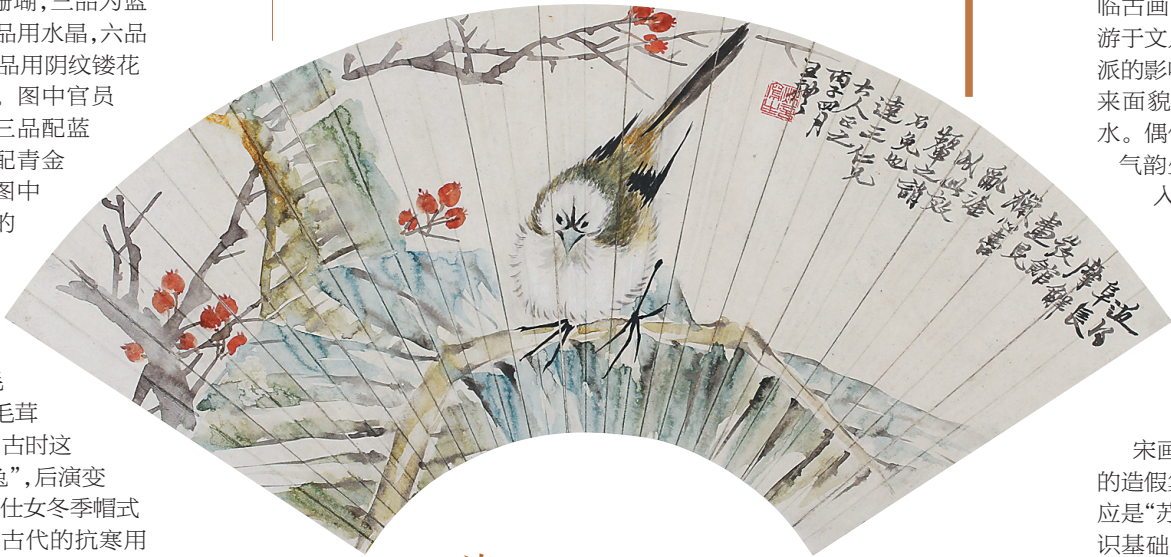
扇子不仅是古人的消暑工具，还扇动起日常生活中的诗情画意。《说文解字》中，“扇。扉也”，最早为门扉之意，是“户”与“羽”的会意字。最早跟“扇”有关的记载，为《古今注》中所写的：“舜所作也。既受尧禅，广开视听，求贤人以自辅，故作五明扇”。“五明扇”多援引为当今“扇子”的最早雏形。

历代书画家都喜欢在扇面上绘画或书写以抒情达意。扇面翩翩，扇动的不只是一缕无关风月的清风。在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库里，不少馆藏扇面录入其中，择取几幅，欣然赏之，像打开了御风而行的时空隧道，进入古代的风雅生活中去。

## 清风徐来读

# 扇面

文本刊特约撰稿 韩惠娇



清 王礼 见猎心喜图扇面。

《见猎心喜图》扇面  
色彩鲜艳，中西合璧

《见猎心喜图》的作者王礼（1813年~1879年），初名秉礼，江苏吴江人，寓上海甚久。幼嗜墨，师从沈石芑学写花鸟，劲秀洒落。人物画师从陈洪绶。

此扇面为典型的海上画派面貌。海上画派是滥觞于清末民初，以赵之谦为发轫，以任伯年、吴昌硕等为巨擘的，在上海地区活动的画家群体。海上画派是个与市场联系密切的画家团体。其作品，更像是个雅俗共赏的成熟“商品”。为迎合市场需要，色彩鲜艳丰富，且题材迎合时流，艺术技法“海纳百川”，或以金石笔意入画，或融入西方素描、造型技巧等，并大量汲取民间艺术的养分，充分迎合市场。为保证作画时更有效率，所以画面常出现用笔迅疾，色墨并用的技法特征。

此扇面画题“见猎心喜”，出自宋代周敦颐《周子遗事》里的掌故。“（明道先生程颢）又曰：‘五十七时；好田猎。既而自谓已无此好。周茂叔曰：‘何言之易也！但此心潜隐未发；一日萌动；复如初矣！’后十二年；暮归；在田间见猎者；不觉有喜心。因因果未知也！”提倡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程朱理学代表——程颢程夫子也难以按捺本心，见到别人打猎而心痒，跃跃欲试。可见，顺其自然，回归本心的重要。

《江帆楼阁图》扇面  
文士出行，畅叙幽情

明仇英（款）《江帆楼阁图》扇面藏于海南省民族博物馆中。此扇面为典型明代扇面特征。近景绘柳荫中几位头戴幞头的文士骑马奔赴远方楼阁雅集现场，后边几个书童携琴、捧书，其中一位捧着一圆罐，应是茶罐或烧水炉子。画面的左中部，画就一巍峨陡坡遮挡了视线，陡坡旁一条蜿蜒向山间行的小道上，头戴方巾的三位耆老头戴方巾游览其间，三人姿态自在，顾盼相生。这是文士出行的典型画面。应道而上，一亭立于高坡平地之上，三位文士对坐其间，一童仆协侍一旁，三人清谈吟诵，目之所及，烟澜遥岑，江帆、渔客点点，足以畅叙幽情。

通篇采用长披麻皴技法，画就山石、水纹、翠柳，用笔硬挺，稍显刻露，不符合仇英“无一笔懈”，工稳圆劲的笔性习惯。人物形状生动，面部施以薄彩，五官寥寥几点划，颇具“仇小眼”的特征，眼小而炯炯有神。此画绘于扇面之上，方寸之间，构图江帆楼阁，景色宏阔大整，实属不易。用纸为金笺，金色偏红，为典型晚明至清初的金笺特征，至清末金笺颜色已经偏冷，泛黄。

仇英，字舜卿，号十洲，太仓人，漆工出身，后学画。最早师从周臣，以南宋院体为本。后人项元汴家遍临古画，画意大进。虽是匠人出身，游于文人团体，故画亦受当时吴门画派的影响，画风工谨而有文韵。其本来面貌，多是“院体”的工笔青绿山水。偶作纯水墨的浅绛山水，点化间气韵生动，不输文人风采，亦被纳入“吴门四家”之列。

仇英出身匠籍，而于文风鼎盛的苏州，跻身“四家”，其性稳而工勤。仇英的青绿山水影响甚广，且因其工笔画风易于仿造，以至于在明晚期，形成了以造宋画、仇英款绘画为主的区域性的造假集团，称为“苏州片”。此扇面应是“苏州片”一类作品，是有一定学识基础及绘画水平的下层文人冒名家款所制。古代缺乏文化产权的保护制度，“买卖自负”的文玩买卖惯例，让作伪有了生存空间。在当时，此件扇面于当时，是类似于当代的“文化纪念品”一样的存在。

寒来暑往，四季轮回，清风如故，物是人非，现今已少见了扇子蹁跹倩影。通过古人的扇面，暂时让我们进入了古时夏日里徐徐吹来的清风里。



明 仇英（款）江帆楼阁图扇面。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